

火神

张一弓

7.5
7



I247.5

1417

3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火 神

张一弓

BK1019



百花文艺出版社

B 158396

内 容 提 要

《火神》是作家张一弓继《张铁匠的罗曼史》、《流泪的红蜡烛》之后的又一力作。

《火神》以县财委副主任张明到老君寨生产队调查一桩所谓“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为主线，反映了当前农村改革中各种不同人物的各种态度和他们之间的复杂矛盾。细腻地刻画了带头改革的生产队长郭亮、公社主任老姜、老贫农刘忠、原生产队长李兴、孤儿张轱辘以及自私自利坑害别人的刘二旺等人物。

小说激情充沛、形象鲜明，笔触清新，富有地方特色。

插图：蔡延年

火 神

张 一 弓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4 1/2 插页5 字数69,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300

书号：10151·771

定价：0.82元

一 知了在聒叫

太阳象一个磨盘大的桔红色火球，沉没在老君山和卧龙坡的夹缝之间了，玫瑰色的晚霞也渐渐消融在牯牛河的粼粼波光里。而躲在树叶儿下边的知了们，照旧用令人焦躁的、没有休止符的单音阶，此起彼伏地聒叫着，在迎接一个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的夜晚。

芭蕉扇不住地扇动着，烟卷的火光不时地明灭着，县财委副主任张明在牯牛河边的草地上踱着步子。湿润而富于弹性的草地，丝毫没有减轻他内心的焦虑。他是为调查一桩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来到老君寨的。调查对象是一个不知道应该称为生产队队长、还是硫磺厂厂长、还是运输站站长、还是类似工商联会会长的角色——大名鼎鼎的郭亮。

根据县化工公司的揭发，此人打着生产队大搞综合经营的旗号，私设硫磺收购站，倒卖大批

硫磺，牟取暴利数万元。揭发材料上写着这样一段公文体与故事性兼而有之的片断：

该犯在我公司多次明令禁止其非法收购硫磺、并申明必须由我公司统一收购之后，竟公然在电话中声称：“我明天照样把硫磺运往外地自销，照样把汽车开得‘嘟嘟’叫，开到公司大门口，等着叫你们没收，只等三分钟，过时不候。”次日晨，该犯果将其倒卖硫磺之汽车，开至我公司大楼，鸣笛示威长达三分钟之久，随后即开车扬长而去，气焰十分嚣张！

揭发材料是由省财委批转下来的，附有“应立即查明情况，如情况属实，需定为重大案件，严肃处理”的批语。同时，还从县政府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转来一份署名为“一群贫农社员”的揭发材料，给郭亮戴上一顶十分别致的帽子：“磺老虎”，对他提出了克扣社员硫磺收入的指控。

但是，被任命为此案调查组组长的张明——一位头脑清醒、办事果断的中年干部，在冒着摄氏三十五度的酷暑来到老君寨之后，被指定参加调查此案的公社管委会、银行营业所和税务所，都以不同的方式采取了袖手旁观甚而是消极对抗

的态度。

“欢迎，欢迎！”被指定为调查组副组长的公社管委会主任——刚刚五十岁出头，却已两鬓如霜，脸上也打满皱褶的老姜，如同局外人似的对张明表示了冷漠的欢迎，接着便忧心忡忡地骨碌着发黄的大眼珠，说：“我对政策学习不够，也摸不清上级意图，就拿长途贩运来说吧，有的报纸问，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有的报纸回话说，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不多时，报上又说，有的是、有的不是投机倒把。可郭亮这人，搞的是不是长途贩运我还弄不清楚。反正，我是跟头炮蹶儿地跟不上趟了。张主任从县上来，政策水平高，只要查出郭亮确有严重问题，该抓，抓；该罚，罚！公社决不包庇。”

“俺们干不了这差事！”银行营业所的杨主任——被农民简称为“杨银行”的大个子，扯嗓喊叫着，“张主任大概不会不知道，为存款户保密，不查问存款来历，是银行铁打的规矩。要是郭亮真有问题，只要‘公检法’开个证明，我马上冻结他的存款，没说的！”但他又想起什么，寻思着说，“不知道国库券能不能冻结，前几天，他还大大咧咧找着我说：‘喂，听广播没有？常香玉认购了五千元国库券。人家唱腔优美，我郭亮学不了；可她为国分忧这一条，我得学学。’当即

认购了五千元国库券！”

“俺税务所对这事不能推托。”税务所所长“王税收”态度极其诚恳，“可俺手下只有一员大将，还回家帮他婆娘锄玉米了，实在抽不出人手。不过，郭亮按章交税倒是个积极分子儿，硫磺积压时，他借钱交税。”

刚才召开的调查组首次会议，就是在以上三公作了以上发言之后草草收场的。张明发现，他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调查组组长，一开头就成了光杆司令，而且面临着可以设想得到的重重障碍。当他在牯牛河边抽了半包烟卷之后，一个发红的烟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流星般地钻进牯牛河里。他已断然决定，要在这场空前活跃、也空前驳杂的钞票与商品相互挑逗、调情、欺骗和对抗的角逐中，进行一次单枪匹马的搏斗了。

他必须首先跟那位牢骚满腹而似乎又有某些隐忧的老姜个别谈谈，也许可以了解到这位“小国之君”有哪些顾虑，或者给他以必要的暗示，如果他不幸与此案有某些牵连，那么，他起码应采取回避态度，而不可暗中干预。

一旦张明拿定了主意，他就马上恢复了镇定的情绪，象上足了发条似地行动起来。尽管知了们还在发出铺天盖地的噪音，他已迈着从容、自信甚至有些潇洒的大步，向公社大院里走去。

二 太上老君的徒弟

“请坐！”姜主任在他的打开了一部小型台式电扇的小房间里，请张明在一把用现代材料和古老工艺编制的黄色塑料藤条椅上坐下了，“你在心里骂我了吧？骂我大滑头、老油条，怕打不了黄鼠狼，倒惹得一身臊。是不是？”他又骨碌着发黄的大眼珠子，“你在想，这个姓姜的小老头子，说不定跟那个倒卖硫磺的是儿女亲家，说不定这小电扇就是郭亮那小子送给他的！”他从眼角上瞅瞅张明，杀开一个无籽儿西瓜，又把一个小勺子插在瓜瓢上，递给张明，“尝尝这西瓜，含糖量百分之十一，真个的！”

张明接住了西瓜，惊诧地打量着老姜：“说真个的，我还没来得及怀疑这个电扇，倒是想问问老兄，你对郭亮这个人到底啥看法？对这个案件是咋想的？”

“我等着听你的。”姜主任又绕了弯子，“不

过，我跟郭亮这个人，倒是打过交道。我分工驻过他那队，他跟原任队长翻贴门神不对脸，他就领上他婆娘，到老君手下当了徒弟。”

“老君？”

“太上老君。”姜主任用手指戳戳天上，“这老头在俺老君寨炼过仙丹，只因为那一年，他在天上……”

“老兄你还是谈谈人间事。”

“噫，人间！……”

老姜一旦把话题转向人间，心里顿时塞满了人间的烦恼，而老君寨四队那边的人间烦恼，似乎加倍地成疙瘩成串儿。仅仅在一年以前，他还在发愁，有什么灵丹妙药能治治这一部分人间的穷病呢？每人平均三分地，“鸡蛋壳里难发面”，是救济粮、救济款填不满的没底儿窟窿。一九八〇年麦罢，他来这个没人要的队蹲点，跟那个急头怪脑的硬汉子队长李兴，筹划了一个唯一有可能使这个队起死回生的根本性措施：由种粮食改为种蔬菜，社员都变成吃统销粮的菜农。

于是，在一天夜晚，老君寨四队举行了向社员发放购粮本的隆重仪式。为了使会场气氛与四队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相适应，队长李兴特意在梧桐树上吊了一个五百支光的大灯泡，梧桐树下摆了一张铺着印花单子的三斗桌，

桌上放着一擦子用红丝带扎着的购粮本，一个碧绿色塑料壳子的暖水瓶。不过，这一切陈设都是从外队东拼西凑的。只有装在暖水瓶里的放了糖精的凉开水，出于会计王喜欢的精心配制，以备姜主任发表演讲以至口干舌燥时饮用。

但是，当姜主任刚刚在一把罗圈椅上坐下，队长李兴在开场白中对上级批准本队社员改为吃商品粮的菜农表示了十二分的感激之后，一个四十岁上下的汉子，象是半截黑铁塔似的从会场上站了起来。

“姜主任，我能不能说两句？”

“你说，你说。”

“我怕咱队这一百四十口社员，就是捆在这四十二亩菜地上，也照旧挣不够口粮钱，对不起上级发给俺这购粮本儿。……”

一个使人大为扫兴、却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预言，在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

“照你说，只好一人发一根要饭棍！”李兴气恼地向那汉子瞪着牛眼，说，“有意见，随后再说，现在，请姜主任讲话。”

但那汉子照旧铁塔般地站在会场中央，愠怒而讥诮地瞅着李兴。

“他是谁？”姜主任小声问。

“有名的刺儿头，郭亮。”李兴忿忿地小声

说。

“好，我先听听这位大兄弟的。”姜主任大声说着，又出人意外地向郭亮扔过去一根烟卷儿。

烟卷儿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却被一个眼急手快的年轻娃子伸手逮住了，他把眼睛急急凑上去，辨认烟卷儿的牌号，发现那是一根带嘴儿的“大前门”，便如获至宝而又当仁不让地叼在嘴角上了。

这娃子的喜剧性表演，冲淡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惹起了一阵嘻笑声。

“改不了的穷酸气！”李兴在喝斥那个娃子。

那娃子叫张轱辘，才十七岁，是个没爹娘心疼、也没爹娘管教的“流逛蛋儿”。他对李兴的斥责毫不在意，当姜主任以仁厚长者之风，把一盒烟卷儿撒向会场的时候，他又不失时机地逮住了一根，把它夹到耳朵上。

“你说你说。”姜主任催着郭亮。

“依我说，咱不能再把这一百四十多口人捆到这四十二亩地里了。‘鸡蛋壳里难发面’，这话说了多少年！改菜队算得上个好主意，可也不是能叫咱吃上大馍馍的发面酵子。眼下，外边有地方实行了‘土地包干’，我看咱也不如把地包到各户，

活路各自安排，也好腾出人手，各显其能，把手伸到鸡蛋壳外头抓抓‘经济’。”他向李兴膘了一眼，“也省了李队长一天两晌敲钟喊人的力气！”

李兴被一个不动声色的揶揄激怒了，他倏地站起来，盯着郭亮说：“姓郭的，实话说到明处，今天发这购粮本儿，就是要拴人，只要有上级作主，我就不能叫咱老君寨四队在我这一任上砸锅散伙！”

“消消气，都给我消消气！”姜主任象是在一个庞大的家族里裁决重大纠纷的老族长，威严而慈祥，“依我看，这‘土地包干’责任制，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神仙一把抓’，在外地也许确真是个治穷的药方，可它治不了咱四队人多地少的穷病。土地搁一块种着，才算个鸡蛋壳，要是包到户，不是把鸡蛋壳也给打碎了？有几户人口少的，只能包几分地，插不下三根耒腿，那才叫蛋打鸡飞！”他沉闷地叹息着，忧郁而严肃地跟郭亮打个照面，“把四队改为菜队，收入总会比粮食多一点儿；这购粮本儿虽说不是铁饭碗，可往后不用再吃高价粮了。我说大兄弟，眼下咱就试试这个偏方，看能不能治治四队的穷病。”

郭亮忧郁地在半截砖头上坐下了。他不能不承认姜主任对四队能否实行“土地包干”的忧虑

是必要的，甚至被这种真诚的忧虑深深感动了。但是，得理不饶人的李兴却露出了胜利者的姿态，深深吸了一口价格低廉的邛山牌雪茄，吐出一缕呛人的青烟，说：“办啥事不能专为自己打算！你郭亮长着接钱的手，要是把地包给你，你就是叫地都荒着，也不用发愁饿着你；可要是把地包给没爹娘领着的轱辘，他只好爬到那三分地里啃土坷垃去！”

这确实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会场上一片寂静。张轱辘也由于自己也变成了众所瞩目的人物而提起了精神骨碌着他的圆眼睛。

“那就把轱辘交给我。”郭亮又霍地站起来，大声回话，“我那老大娃子十八了，我就把轱辘当成我跟前的老二娃子，我要是不知心疼他，要是叫他受半点儿委屈，算我不是爹娘养的！”

轱辘呆住了。他嚅动了一下嘴角，叫那支叼在右嘴角上的烟卷儿自动地跑到了左边，高高地翘着，侧耳倾听着郭亮的发言。

“你也问问轱辘，”郭亮逼视着李兴，“由你这位队长领着，他吃过几顿饱饭？我再没能耐，也不会叫轱辘偷吃那生茄子，满嘴冒绿沫。……”

叼在嘴角的烟卷儿颤动了一下，掉到了地

上。一颗泪珠正在轱辘那黑瘦的脸颊上滚动，流到他尖尖的下巴颏上。因为他想起，李兴夺走了那只生茄子，骂他是贼娃子，还朝他屁股上踹了一脚。

不甘示弱的李兴恼羞成怒了，“我说姓郭的。”他的眼睛眯细着，射出阴森的光，“地还没分到手，你可想领走轱辘巧觅长工啦？”

“你说啥？”郭亮的脸刷地没了血色。

“我说你想当二地主！”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肋巴上都串着算盘珠！”

郭亮气得浑身哆嗦着，突然象一头暴怒的狮子，向李兴扑了过去。几个社员慌忙拉住他，却被他一晃膀子挣脱了。他扑到李兴面前，用冒火的目光与那个傲强的没有后退半步的李兴互相盯视、对峙，突然抓住李兴的衣襟，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就凭你刚才那句话，就该叫天上打雷殛了你！”他猛转身，大步走出了会场。

“我说亮弟！”一个蔫巴巴的四十大几的汉子从会场上站起来，朝郭亮喊叫着，“你等着我，要走咱俩一块走。”他向会场外走着，又仰脸朝天地喊叫着，“嘻嘻，咱就自谋生路吧！”但他忽然想起什么，又止住脚步，朝李兴说，“可那购粮本儿，你得给了我！”

“想得美！”李兴气咻咻地说，“这购粮本儿，不是给那些总想砸锅散伙的货们准备的，你走你的！”

“要是这么说，”那汉子迟疑了一下，又在会场上蹲下了，“镜子里的烧饼也算烧饼，我就先戴上你这‘紧箍咒’！”

“这又是谁？”姜主任小声问。

“哼，刘二旺，郭亮的贴身干将！”李兴介绍说，“他俩跟刚才那个‘逮’烟卷的娃子他爹，是这队出了名的‘桃园三结义’。”

“你就这样眼睁睁地把郭亮给放走了？”张明在责备老姜。

“我这人心脏不好，郭亮一闹腾，我就犯了心率不齐的老毛病！”姜主任犹有余悸地说，“你没见过他要跟李兴拼命时的那双眼，那是山里汉子带野性的眼，叫人想起抵架抵红眼的大牯牛。谁敢拦他，他会把谁给抵个四脚朝天！李兴却照旧扯着嗓子叫人名儿，发了购粮本儿！……”

发下购粮本儿的次日清早，李兴就统帅着百十口社员去麦茬地里打菜畦去了。郭亮却领着他的妻子曹兰，跟李兴擦肩而过，径直穿过地头，走下了河坡。

“郭亮，你两口干啥去？”李兴在地头吆喝。

“你管不着！”

“你还算不算四队社员？”

“随你！”

“中！”李兴气得满头冒火星，“大家都看见了，他不服四队指挥，四队就有权扣下他的购粮本儿，勾销他的‘队籍’！”

……

张明显然被两个硬汉子的故事吸引住了。但是，姜主任不加褒贬地纯客观叙述，使他陷入是非难辨的困境，只是在他用中指弹去了挂在烟卷儿上的半截烟灰之后，才好不容易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这么说，郭亮变成了离开土地的单干户？”

“不假。”姜主任变得活泼起来，双手比划了一个长方形，说“这个单干户得到了一本‘天书’”。

“啥‘天书’？”

“听人说，那是太上老君留在人间的‘炼丹书’。他两口就按照这本‘炼丹书’，在忙牛河那边修了一座‘老君炉’。”

“老君炉？”

“太上老君的八卦炉……”

不过，上过高中的四队会计王喜欢，站在一个大石礅上宣传说：“不要迷信了，郭亮炼的不是神仙吃的金丹，而是咱们凡人建设‘四化’少不了的‘S’！”

“爱斯？”众愕然。

“不错，‘S’！”王喜欢指出，“制造硫酸、炸药、火柴、硫化橡胶、杀虫药剂，都离不开这个、这个——‘S’！”

众乡亲肃然起敬。

“请问‘大学问人儿’，这‘爱斯’是用啥炼的？”

“这‘S’嘛，”王喜欢沉吟良久，“只能从那‘FeS’里提取。”

“在理儿！”最勇于接受新兴科学的刘二旺、皱眉沉思说，“这‘爱富姨爱斯’里头，是藏着个‘爱斯’。”

“老对！”王喜欢望望仍然露出疑惑、惶恐神色的芸芸众生，继续进行科学的启蒙，“这‘S’，卖蒸馍的也离不了，用它薰蒸馍，蒸馍白生生的，比得上精粉做的！”

众乡亲恍然若有所悟。

“你说这‘爱斯’就是硫磺吧，为啥用这‘爱斯’唬俺？”